

青島人家

琴島春秋書系



老百姓的故事(代序)

张旭升

比起古老的城市来,只有 100 余年历史的青岛实在是太年青了。可就是这年青的岛城承载着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厚重的历史。没有青岛,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便不能算作是完整的历史!

因此,有关青岛的历史故事常常能感动和牵动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

1998 年的深秋,我在岛城看到一本尚未出版的书籍样稿,书名叫作《青岛人家》。尽管我并没有一字一句地去读这《青岛人家》的故事,但分明已感觉到青岛人家的亲切与熟悉。之所以亲切,当然首先是因为我生活和工作在青岛;之所以熟悉,并非我与书中的青岛人家有过任何交情,而是因为青岛人家充满酸甜苦辣的故事

令我们每一个青岛人都能找到自己家庭里的生活影子……

《青岛人家》这本书不是纯文学创作，其有名有姓的人家故事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感染力。看得出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采撷这些人家故事的。掩卷回味，更觉得作者的用心并不在于简单地叙叨一个又一个的人家故事，而在于通过不同阶层的人家故事集合，展现出青岛发展的年轮和城市走过的轨迹。

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想必能够帮助我们普通的读者把握青岛的历史脉搏。不过，《青岛人家》的写作动机恐怕远不止让读者仅仅听到历史的回声，读者如果只看了一家两家的故事，大概也只能被故事本身感动而已。《青岛人家》这本书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吸引读者读完一家又一家的故事后，不得不让人思索青岛的年轮中镌刻着多少人类的欢欣与悲壮。在黑暗的旧中国，多少青岛人家遭受过殖民者的欺凌，在社会最底层的青岛人家经历了多少苦难的日子；在百年岛城，形形色色的青岛人家演绎出多少人生本色；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多少青岛人家谱写了中国人不屈的赞歌，又有多少青岛人家培养了坚定的爱国志士；在新生的共和国岁月里，多少青岛人家浸透了为国奉献的汗水，又有多少人家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公仆形象和正义力量……

《青岛人家》这本书没有追赶什么时髦的“隐私”揭秘。对美好生活的歌颂和对丑恶行径的鞭挞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主旋律。其健康向上的格调无疑会催生出我们热爱青岛、热爱祖国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为这本书开启序幕，并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

1998年11月

目 录

老百姓的故事(代序)	张旭升(1)
王家扎根岛城 200 多年了	(1)
跟四方机厂分不开的“老坐地户”	(15)
教堂的钟声与钢琴的旋律	(30)
清末朝廷官员和他的后裔们	(45)
满汉一家人	(60)
迎宾馆连着“图书馆世家”	(76)
刘家四代与“礼贤书院”	(91)
从两轮“洋车”到四轮“TAXI”	(106)
丛珊那一家子人	(121)
子承父业的“医学世家”	(136)
西镇有户老谢家	(152)
“红色资本家”和他的儿女们	(167)
飘洋过海闯山东	(183)
深深的海洋融进了这个家	(199)
朱家有个模样特殊的儿子	(215)

卢家传奇.....	(232)
鞋帮与彗星.....	(248)
市长之家.....	(263)
后记.....	(278)

王家扎根岛城 200 多年了

谁是青岛人？

“我是！”一位 1939 年出生的男人非常自信地对我说，他，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有家谱文字为证。

于是，我去读他的家谱……

到王家美全、美令在沙岭庄的住处去造访，兄弟俩留我吃了饭。临出门时，谈到邻家有一位近 100 岁的老人在 30 年代曾开过公交汽车，还给青岛“石头楼”的主人开过小卧车，我来了兴致，王家老大便又领我上那人家……

真的离开这里了，叫我实在惊讶的是，原来沙岭庄早就被都市包围起来，虽然还坐落着一些村舍，但已看不到乡下的袅袅炊烟。5 路电车就在村边不远的柏油马路上行驶，有多少过往的陌路人会以深情的目光瞧一瞧这“都市里的村庄”呢？又有多少人能联想到“中山公园”里的老槐树呢？

爆竹声声，家家过年。正月初一，热热闹闹……

话说此日清晨，几条汉子抬着沉沉的食盒走出了沙岭庄村头。一开始汉子们的脚步迈得结结实实、不紧不慢。一位看上去年纪最小的男人问身后的长辈，往年祭祀祖宗朝浮山所赶路总是一大早就出门，今日怎么地了，越走越慢，生怕按时辰到达浮山所？

长辈不语，只管走路。他心里明白，误了时辰必遭族长罚跪无疑，且不得与众人同上饭席。长辈所以让自家人故意延误祭祀时辰，是他们今日正盘算着一件大事！

果然祭祀时辰误了，就果然遭族长罚跪，被撵到堂屋大“祝”前向先人谢罪。迟到的长辈等几个暗自窃喜，装成一副极虔诚的样子。与此同时，长辈率先从衣服袖口掏出早已备好的铅笔，一边儿抬头盯着“祝”上的字迹，一边儿飞速地往一张小纸上抄着什么。稍过一会儿功夫，就有人借故上茅房将长辈递过来的小纸掖藏在衣襟里……

祭祖完毕，回到沙岭庄，长辈当即向家中男女老幼宣布：“我等王龙后裔今日另设朝拜灵堂，往后逢年过节再也不必远行去浮山所祭祀咱家的老祖宗了！”话音一落，那清早往浮山所赶路的小男子才恍然大悟，原来长辈早有预谋，故意迟到就是为着从那大“祝”上“偷”家谱呀！这么说来，除浮山所外，王龙后人们祭祀祖宗的地方就又多了一处……

——这“偷”家谱的事大约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算算，距今有多少个年头儿了？

王龙何许人也？其家谱又何以要被后人们去“偷”？若细细叙来，却要说出几百年的往事。且从王氏十三世孙立和那里叙起，听听王氏后人们的故事吧！

云南移民王龙第十二世孙永元自修族谱，另立朝拜祖宗之地。

“我王氏始远祖于明天顺中以伯仲自云南来家于即墨县南境青岛域内偏东有村曰会前仲氏族徙居平度双庙疃其后另为一宗居会前者皆伯氏所出之子孙世代相传人丁日众……不幸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德夷占青岛越四年于会前辟公园全村遭其驱逐吾族于是四方散处遂致分离东徙浮山所……立集国币百元或劳损或担采访或司书或负校讎阅两月而事告竣……”

此乃“王氏族谱序言”里的摘录内容，为王氏十二世孙永元“谨序”，其子立贤“敬跋”。

看那“王氏族谱”，足有两公分厚，纸张已泛黄，字迹工整且清晰，封面抬头横写着两个小字“邑墨”，现读之应为“墨邑”，即即墨之地也；大大的 4 个黑体字“王氏族谱”竖排着。扉页右行有字为：“民国二十年岁次辛未”；左行落款：“明秀堂合纂……”

有史家考证，青岛人早先确有从云南迁徙而来者。现今青岛地区约有 700 余个村庄是由明代的云南移民建立，135 个村庄有线索可查，移民大体来自云南（包括贵州）两大理、昆明、交趾、都匀、乌撒和毕节等地区，其中又以乌撒卫和交趾城最多。明代即墨为防御倭寇，设立一卫（鳌山卫）二所（雄崖所、浮山所），并有几十个“军屯”。出征云南的许多汉族将士和军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青岛地区的……

胶州湾畔有个村子叫沙岭庄，王龙十三世孙立和乃为此地 1860 年生人。那时的沙岭庄约有 200 来户人家，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早先立和家的日子有吃有喝，说得过去。崂山李村河南有一李氏大户将千金婚配立和，使王家日子愈加红火。岳父母大人早亡，靠两个哥哥抚养，却也得一份儿家产，立和置船养船也就不在

话下。

青岛建置前，小港码头靠泊两条江南来的大船，载货达10余吨，当时可算不小的船。江南来人不知何故要将两船卖掉，阴岛有一大户人家就出资购得其中一条，另一条则被立和买下。两船结伴南行，远至宁波，往来运送瓷器、木材等物，贸易很是频繁。

立和养育6子，其婚配皆可谓“门当户对”——

老大宏桂娶大水清沟农家女为妻；

老二宏梅娶四方村村姑为妻；

老三宏根娶阎家山财主千金为妻；

老四宏顺娶本村烧锅酒户主之女为妻；

老五宏兴娶崂山山里秀才女儿为妻；

老六宏智娶曲戈庄农家袁氏为妻。

这一大家人有地有船，家大业大。可一分家，各自另立门户，日子便有些窘迫起来。就说老二宏梅，本是手艺人，干的一手好木匠活儿，还曾参加过沙岭庄铁路桥的建设。哪里料到宏梅嗜赌，把钱输光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孤身去闯关东，从此杳无音讯。有一回，一位陌生男子走进王家，说是替宏梅捎信来了，宏梅娘欣喜万分，忙备酒菜款待来人，翌日，陌生男子又到王家说他要回东北，看是不是给宏梅捎些钱去，宏梅在那边的日子不太好过。宏梅娘听罢，也不加思忖就将家中积攒大洋给了来人。哪里想过这陌生男子不过是个骗子！宏梅娘盼呀盼呀，多盼儿回家来看一看，直到宏梅娘瞑目也未能如愿……

说来说去，有人要问那“王氏族谱”记载的先人不是在会前村居住，那怎的后人们又在异乡生活？

这话就得从光绪二十三年，也即1897年说开。“王氏族谱”已有记载，会前村的人是让德国人驱走的，现今会前村已无踪影，这里已成为岛城最大的公园，叫“中山公园”。一入公园大门，走到离

正南门东北方向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现在仍可见到一个高不足1米、宽不过两米的石碑，那石碑朝北一面刻有文字，上面载着这般内容：当年会前村有360余户人家，大多靠捕鱼为生。“会前”谐音“汇泉”，因此当地人也把“中山公园”称为“汇泉公园”。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1901年收买会前村附近的山地造林，建“森林公园”，后又“徙居民、筑路建房、栽花木、立苗圃……”使公园有了发展。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称“旭公园”。我国收回青岛主权改称“第一公园”。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又定名为“中山公园”……石碑东面10余米处有棵老槐树，就是当年会前村的见证！

会前村没有了，不仅仅是村西边的王氏家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村东头的于氏家族也被迫离去。那时的村民们该是怎样的心情呵！背井离乡，却割不断后人对祖宗的怀念。王氏家族迁移浮山所的同时，把会前村的王家灵堂也搬了过去，于是王家后人祭祀老祖宗便都要聚集浮山所村的灵堂前朝拜，那墙壁挂着的大“祝”上记着王氏家族繁衍的一代又一代。立和一家在德人占青前就已在沙岭庄落脚过活，自会前村迁出大约是从王龙第九世孙开始的。祖宗的坟莹东迁浮山所，分支出来的立和一家自然也要去浮山所朝拜。立和前辈族人永元决定为后人另立朝拜之地，便计谋自修族谱，因而有了沙岭庄的王龙后裔去到浮山所“偷”族谱的一幕情景……

拉着空网回家，父亲气得两手发颤。

立和晚辈前5个儿子的家事不一一细说，就顺着老六宏智一家的岁月轨迹往下慢慢叙来——

这宏智生于1900年。自打先辈给弟兄们分开家后，老六的日子既不富裕，也不至于饿肚子。不过，地里的庄稼活儿他得亲自干，

光指望农活儿糊口，拉倒！跟人家合着伙养船，还得出海打鱼。每到农历三四月间，老六总是在胶州湾的海面上度过捕鱼的日子。“天有不测风云”，公元1945年，家妻袁氏不幸得病，因无钱送大医院就诊，家人也不懂得找西医大夫看一看，袁氏硬是在等靠的痛苦中离去……

宏智带着3个小儿过活，极为艰难，有人来说媒，宏智不干，他怕娶来个后妻亏待了孩子们。那时，老大美全15岁，老小美汇6岁，11岁的老二美令在姨家糊口。老大就在家操持起家务，看护着老小。

却说美全挑上家庭担子的前一年，也就是他刚刚14岁的时候，进了日本人开的“鑫和”厂当听差的小工。这“鑫和”就在现今青岛化工厂旁边，专门生产一些胶皮气门嘴之类的小零件。打水、摇铃、送信的打杂活儿，都是美全一个人干。有一回，日本老板喊他：“小孩，你地，到我的家，找太太要‘打妈狗’给我送来，明白地有？”小美全赶忙跑到日本老板的宿舍，跟日本老板太太直比划着要“打妈狗”，日本老板太太愣是不明白，小美全吓得只好再跑回厂里去。日本老板这才用生硬的中国话告清楚，是要抽的香烟，不是“打妈狗”。唉，要是给中国老板跑差还会闹这麻烦吗？

小美全那时搞不明白，青岛的工厂怎么尽是日本人当老板？国民党的飞机老是来轰炸工厂也撵不跑日本人？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又来空袭，在门口站岗的日本兵竟敢用枪对着飞机打，飞机似乎什么都不怕，不但没躲日本兵的枪子儿，反而猛地射来一枚子弹，把个日本兵蹦了！好家伙，你看看厂里的日本人吧，又是搭灵堂，又是烧香磕头，把他们难过死了。小美全被唤来，用小车推着满盒的水果、糕点运到灵堂，要上台阶儿了，日本人亲自把水果和糕点盒搬到了灵堂跟前。小美全睁大了眼睛看着日本人怎么给死者送别，天哪！他们怎的跟中国人送葬的仪式一样一样的，如果他们

不说日本话，那烧香磕头的架式有谁会相信是外国人！

美全娘过世，美全佩戴着黑纱到厂里去，日本人见了竟给他鞠躬。美全又搞不明白，这是怎的？日本人告诉他，其实这种对他丧母表示出来的同情礼仪是由中国人传给日本人的……

嗤，日本兵才叫坏呐！

美令来家，听兄长这般拉呱，就插嘴问：“那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占咱中国？”美令就又道，前两天，咱沙岭庄村有一老渔夫，在村头修补渔网，可怜他老人家挨了冷枪，一命呜呼！谁干的，日本兵！怎地一回事？那日本兵竟把老渔夫当活靶子练射，狗娘养的，这号人哪里还有人性？咱中国人又上哪里能讨回个公道来？

当然，咱中国人也不全是孬种！

美令每每从姨家回来，总能带些故事说给父亲、哥哥和弟弟听。

“知道吧，咱青岛有个保安队，队长高方先那真是条好汉哩！”美令压根儿没见过高方先，讲起来却是活灵活现。何以如此？因为美令姨家有位姓曹的表哥跟着高方先在崂山里打游击，跟鬼子斗呢！表哥来家常给美令讲些游击队的事儿，小美令听着听着，老觉得表哥也跟那高方先一样了不起！

话说阴岛也有帮游击队，经常扰乱日本兵的据点，搞得日本兵狼狈不堪，日本人便千方百计预谋收买游击队的头儿。那头儿是个瘸子，跟鬼子拼刺刀毫不含糊，却叫日本人的说客说得动了心，就要答应投降……这事叫高方先知道了，他先是破口大骂瘸子卖国贼，尔后又亲自行动，找到瘸子劝服他万不可举起投降的白旗。高方先的行踪，有人报告给了日本兵，等到他从阴岛走到晓翁村一带，不幸叫日本兵捕获，关到了李村监狱。崂山山里的游击队哪里甘心高队长让日本人抓去，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营救计划，先是叫李村镇上一个小店铺里的男人借着给监狱送日用百货品去探听高队

长的下落，然后乘着夜黑在监狱墙根下挖洞。那小铺男人姓曹，极本份，平日不大爱找事，可一听说是救高队长二话没说。高方先膀大腰圆，一身武功，日本兵为防止高方先越狱，特别加强了岗哨警戒，游击队硬攻显然行不通，智谋营救的第一步，全指望小铺姓曹的男人，往监狱里送信。老曹的一招还挺灵，将写着营救计划的纸条塞进了一块胰子（肥皂）里，日本兵怎么也没想到漏洞就出在这块胰子上。监狱里的中国厨师接到胰子中夹着的纸条，又将它揉进了一块馒头，乘着给囚犯送饭的功夫，神不知鬼不觉，把那纸条递到了高方先手里。

营救很成功。高方先本来鼓动着牢中的囚犯一块儿跑，可有3个“软骨头”说明天他们的刑期就到了，日本兵会放他们出去的。结果跟着高方先的囚犯全都逃出了魔窟，唯有那3个“软骨头”非但没被放出来，反而因为他们事先不报告越狱的行动，统统倒在了日本兵的枪口下。

小铺老曹跟着游击队的人已经离开了李村镇，却放心不下自己的妻儿老小和惨淡经营的小店铺，又悄悄返了回来，日本兵左查右查，最后查到了老曹身上。没有老曹送信，高方先哪里跑得了？日本兵气急败坏，穷凶极恶地把老曹肢解成八块儿，挂在了楼山后一带的街上示众……

营救高队长的行动，表哥事先曾告诉过美令。自然小美令也就格外关心小铺老曹的命运。抗战胜利后，市里来人在楼山后村挂过老曹尸首的地方搭了个很大的灵堂，隆重祭典这位抗日的小人物。美令跟家里人谁也没说一句就独自跑了很远的路到楼山后村去看祭典仪式。好家伙，头头脑脑的大官们一连来了好几帮，有坐着黑色小卧车的，有乘着吉普车的，来人无不在老曹的灵堂前默哀鞠躬……此情此景，让美令感动无比，回到家跟家里人说起这些，美令眼眶湿漉漉地说：“那老曹死得值！在俺眼里他不是个小人物！”

嗤，国民党来了，老百姓就好过啦？

美全、美令兄弟俩在家叙谈，总是抬着杠，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美全说，看看这世道吧，什么棉纺厂染织厂，到处都有工人罢工，百姓民不聊生，糊口无着，三五成群地去偷工厂里的机器零件……抓人的是美国宪兵队，体罚中国工人的是中国警察。一到夜晚，美国军队西兵营（现今海军二航校）的门口就有市区来的放浪女子靠卖笑卖肉为生……

美全说的这黑暗世道笼罩着青岛 40 年代的后半期。哥俩儿抬杠归抬杠，其实都是在控诉那吃人的社会。五爹家的大哥曾和美全一块儿跑到栈桥西侧岸滩上看到这样一幕情景——国民党青保队的人，臂上佩戴着黑纱，面部表情很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里搭着一个很大的灵棚，左右悬挂着一对白联，上幅是“先良后不良”，下幅为“青保不保青”。美全问大哥这对联怎讲，大哥告诉他这是讽刺国民党呐！青岛保安队长李先良抗日还算有功，可后来纵容青保队枪杀“文德女中”费筱芝，就不算良了。他手下的青保队哪里保护过青岛人的利益？可不就是“青保不保青”嘛！那青保队的人佩戴黑纱又是怎么回事？正义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全市师生的罢课斗争和为费筱芝申冤的示威游行取得胜利，青保队算是败了，他们为在费筱芝灵棚前搞纪念活动的师生警戒，哪敢不戴黑纱……

“这世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哪？”回到家来，美全还不等把外面见到的情景告诉父亲，就见父亲一脸的愁眉。怎么的一回事？原来父亲在外打鱼，整日风吹日晒，撒网收网，颇是辛苦，好不容易拉一网鱼上来，指望卖个好价钱，哪里料到船一靠岸，一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蜂拥而至，一阵哄抢，把刚拖上岸的鱼全抢走了。拉着空网回家，父亲气得两手发颤……

“四清”运动，沙岭庄灭“四旧”焚书，“王氏族谱”叫王家美令冒风险藏了起来。

解放了，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

云南后裔王龙的子孙们活在了另一番天地里。

先说美全，娶大水清沟王氏为妻。这王氏非云南移民后代，其父早年做厨师，据说曾在现今第二海水浴场的花石楼给外国人做过饭，想必会有不少的故事，但后人们已无从知晓，其故事线索也就成了空白。

1952年，沾了国家照顾工农子弟的光，美全考到山东水利学校念书，后分配至周村教书。因言语太直得罪校方领导，美全被穿“小鞋”，没捞着长工资，一气之下回了青岛。美全心里不平，在家给国家水利部写信反映此事。本以为此等个人小事，怕是不能有回音。谁想到人家上边大领导真还给他的信作了批示，并且转到了山东省水利厅，一层一层的哪个部门也没马虎。上边领导找美全面谈，希望他还能返回周村教书，美全年轻倔犟，不愿再受窝囊气，要求辞职回青岛家乡。1962年，美全回青岛，在村办盐滩小学当了校长，1965年，盐滩小学与洛阳路二小合并，他代表村办一方继续任校长。“文革”风暴一刮，他被撵回本村沙岭庄劳动改造，种庄稼干农活儿一晃又是6年。后美全重返校园仍干校长，孜孜不倦，诲人育林……

老三美汇也像大哥当年一样给在北京的部长写过信，反映的也是工作问题。不过，他是同3个人一块儿联名给国家化工部去信的，反映工作情况，不是一个人的得与失，而是从青岛化工学校（现今化工学院）毕业分配至南京工作所学专业不对口的问题。那个时候是1962年，几个年轻人起初没抱多大希望，觉着部长每天要接

全国不知多少封来信，恐怕他们反映的问题排不上号，能否有回音都很难说。令几个年轻人大为惊喜的是，没过多久，北京来了公函。30 多年后，美汇依然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当时那封公函的每一句话。厂里不敢怠慢年轻人反映的问题，更不敢顶抗上边的指示，但厂里又极舍不得放几个年轻人走。虽说专业不对口，可他们毕竟是国家培养的有文化的人，厂里太缺有学问的年轻人，很希望年轻人能留下来。其中一位开始动摇，美汇认定还是把所学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最好。厂里无奈，决定服从国家的需要，临要给年轻人们办理调离手续，却又单独找美汇谈话，谈话人告诉他，厂里很器重他的工作，已经在着手培养他走上领导岗位，是不是能再好好考虑一下。美汇工作的确干得不错，要走也实在是……假如没有回青岛的情感因素，说不定他真能留下来。美汇最后还是选择了青岛对口专业的单位。

老三美汇的家事后边再说。却道老二美令，配妻曹氏，沙岭庄人，其父早年在国民党军舰上当电工，常偷舰上机油倒卖，挣点儿外块给家里的妻儿老小。后来此事败露，其父被抓，关押数月禁闭。舰上不知哪位说话算数的头儿念其干活儿效力，帮忙解围，又把他接回舰上。1948 年，其父随军舰离青到台湾，后退役在台北开一小餐馆为生。前两年其父已回青两次探亲，据说在台湾那边还担任不知哪一层的青岛同乡会会长（青岛当年有不少人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几十年后，海峡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大量在台的青岛人重返岛城探亲。许多青岛人家重逢的故事里充满了苦与乐的泪水……）

在家排行老二的美令在三兄弟中文化水平最低，跟土疙瘩打了一辈子交道，在村里当队长 30 多年，混了个好人缘儿。家里有些大事，不是他跑腿就是他作主。1956 年，祖上坟堂迁至牛毛山（现如今“九凤陵公墓”），这在王家可算不小的事，不去跟上一辈的人

说说这事，恐怕有罪。大哥当时在外地工作，这事自然也就落到美令头上。美令找到浮山所，先问到喂牲口的宏才叔，才又见到爷爷那辈的族长。别看美令墨水喝得不多，捎这般口信儿还挺胜任。从此，美全、美令和美汇三兄弟再也没到浮山所去看一看云南王氏家族的其他后代。

“四清”运动那年，沙岭庄破“四旧”焚书，几乎家家都把过去的藏书、家谱扔到了村头的大火里。火一直着了三四天才灭。美令身为小队长，该当率先将自家“黑书”拿出烧掉，然他偏未将“墨邑王氏族谱”拿出来，他知道这是冒风险的事，一旦被人发现，不被扣上妄想用“变天账”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才怪呢！美令为此老捏着把汗，他倒不怕被扣帽子，就怕失了“王氏族谱”，对不起先人哪！

“文革”那个时候，沙岭庄的人并没有将各家的藏书全搬出来烧掉，美令认定，真要是全村家家户户都往外搬书焚烧，那火绝对不止烧三四天！

在关押妻子的地方见到怀孕几个月的妻子，美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该说老三美汇家的事了。

美汇配妻于氏，平度大园乡人。生于青岛，长于青岛，可谓青岛人也！其父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就来青做工，在水清沟的一个铁匠坊作学徒，做铁皮壶、铁皮锅等手艺活儿。在青岛盐滩村有了立身之地，便回老家讨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媳妇回来。1949年临近解放的日子里，其父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眼着着押满壮丁的卡车就要开到小港，其父狠狠心，一咬牙纵身跳车，幸好命没丢掉，国民党兵也没发现跑了一个壮丁，就是发现了也顾不上再耗时间抓一个跌伤的壮丁，他们还要赶着上船往海路上逃命呢！其父干了一辈